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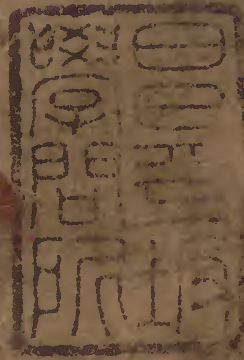
楊文懿集

金坡稿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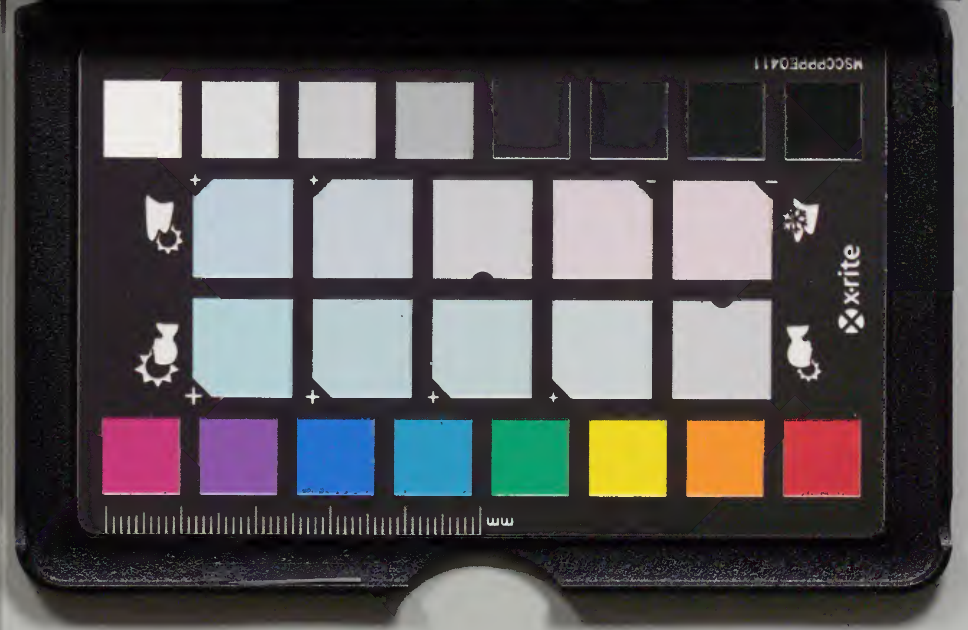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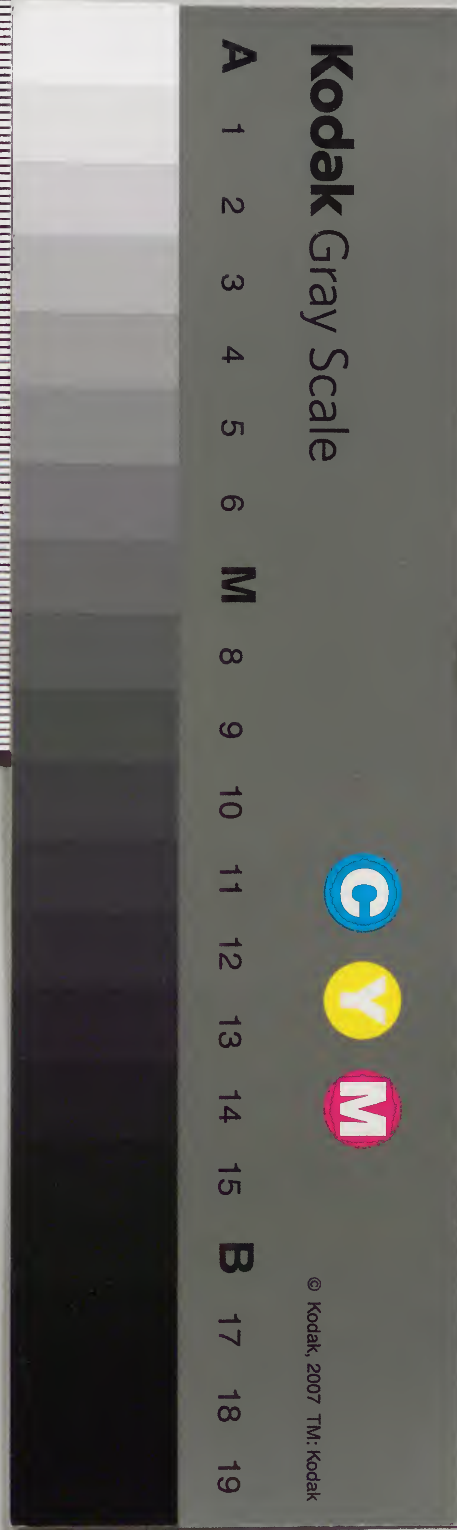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一	二	一〇
冊	四架	三函	三六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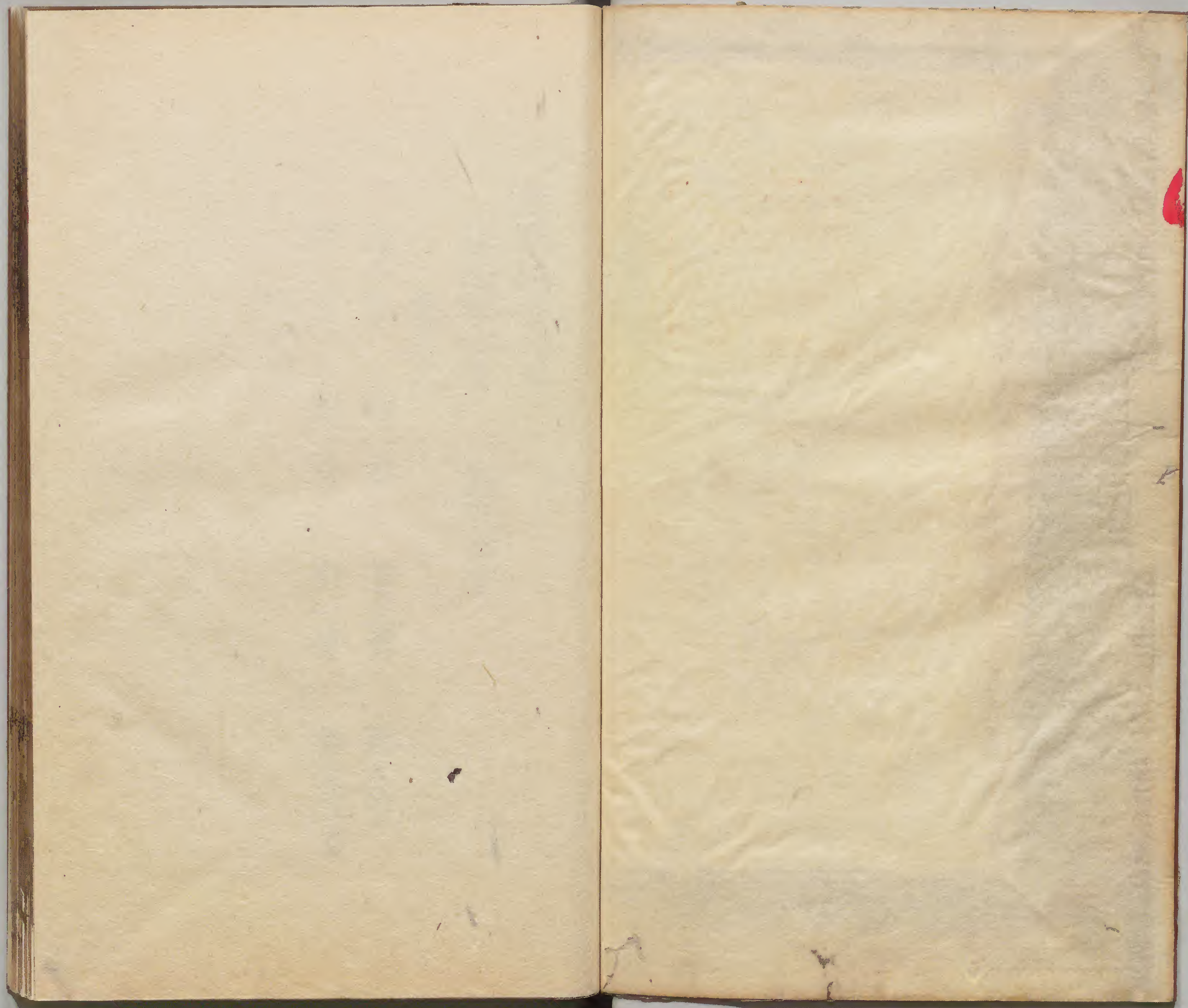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一〇	二	漢
四函	三六五	九冊	書
八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5	
冊數	9 (9)		
函號	314	77	

壬





金坡稿卷之五

墓志銘十首

墓表四首

卷之六

誄一首

頌一首

贊三首

銘三首

說一首

解一首

引一首

祭文五首

卷之七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五

墓志銘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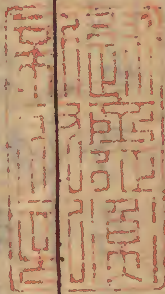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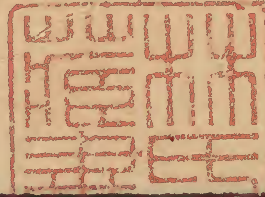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

志銘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菴。宋太傅覺民之後。世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佔畢一。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熟。

劉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墓志銘十首' and '卷之五'.

小生群往觀。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衆異之。長為縣學生。博書工文。山畜水涌。譽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皆有文鋟之梓。擢壬戌進士高第。軍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公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

卒家之佃田。彌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姦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慶未始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以省耕收。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尤寘府後堂。暇輒躬為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為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

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
剿賊鄧茂七等。公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
賦。朝嘉其功。賜綵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憂。
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即驛為布政司。
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
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弗能罷
職者十五六。公悉俾罷。吏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
間抗章以蠲逋稅。餉兵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
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公俾代糧以銀為之糴。減時

直十二。貴民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
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敝。葺造費
鉅。公不欲煩民。迺請鬻蘆塲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
碎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
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
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戰諸
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
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拉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
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

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網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十有四。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公配湯氏。累封夫人。先公卒。葬于縣西長洋之原。公以薨之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六。長綱。次即綱。次紉。次曾。同。次昂。齡。蔭國子生。次玄。齡。補縣學生。女二人。孫男女十人。公蚤孤。事潘夫人孝。處昆弟友。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

精慮而果行之。一以惠利為主。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為縣七月。遽得民如此其深者乎。嘉嘆久之。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學士馬公愉各書所薦。皆公名。馬公謂公賢而文宜督學之職。文定曰。為縣既得民矣。俾任民牧尤宜。馬公諾。合詞以聞。迺有德安之陟。逮其去德安去貴州也。民阻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去思碑於府治焉。自庚戌逮今。同時輩行無在者。歸若魯靈光之獨存。而德業

聞望。隱然動天下。殆書所謂耆壽俊。史所謂名大臣者。其文章採紙筆立就。率溫厚坦明。深切事理。嘗著讀史備忘。天台要略。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誌。丹台稿。皆十卷。藏于家。網將奉柩還葬。乃具狀泣請。余曰。先君治命。固以銘屬先生。嗚呼。余童而慕公。壯被知愛。深矣。公嘗入賀萬壽節。還燕余第。同燕者。今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故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贈少保姚文敏公。國子生故廬君楷。今余弟守陞。凡六人。皆浙解元也。三公勲德位望冠當世。而公

與文敏對居兩京天官。豈惟浙之儀。固四海之表也。今文敏殂矣。公又繼之。悲感可勝道哉。銘固晚生之職也。况公治命其敢辭。銘曰。太公國齊。簡禮從俗。僅五月終。報政何速。公為江陵。政非吊望。加其二月。仁滂惠洋。去不能馳。穉耄遮阻。執袂彌啼。如子失母。黃霸守郡。治莫與夷。及為丞相。勲烈小虧。公自令長。郡守方伯。八副尚書。居守是職。材非偏長。所在有績。於赤厥聲。不損彌益。晚秀獨揚。行輩凋盡。一老之遺。天胡不憖。有馨其俎。有畢其封。皆帝之賜。恩榮始

終台有赤城萬古施只公之休光庶或與比

丁太夫人葛氏墓志銘

大明死難之臣刑部右侍郎丁公用濟有賢夫人曰葛氏觀其諱也。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斬關擅親征之舉。公從駕以北。還次岔道口。虜犯蹕。百官六軍皆厄於斬關。莫能發一矢。師潰。駕陷。公殞于難。夫人聞之。慟幾絕。不口水漿數日。曰。吾夫為忠臣。吾當為烈婦。欲自經。家眾交諫之。廼止。已而朝廷贈公刑部尚書。官其子琥大理評事。而夫人始以公貴。封孺人。

進宜人。又進淑人。後以琥恩。從公贈爵進太夫人。年八十有一。成化辛卯閏九月九日卒于家。明年十一月廿九日。葬于其鄉熊夢橋之原。與公同穴。時琥已陟南京刑部郎中。歸宅憂。命其子國子監生禎。走京師。謁余。銘狀言。夫人世居南昌府豐城縣之左坊。父志遠。母蔣氏。夫人初事舅姑。輒恭順。暨從公宦。乃迎而養之於邸。一味之甘。必以奉。舅沒而姑老于家。四時之服。恒製而遺之。其事公也。始而窮處。敬已如其達。中而從宦。禮無加于其窮。終而嫠居。祀恒若其存。

生子有女無男。命公之兄子為後。而教育之如已出。琥是已。一女擇良士朱蘭。厚歸之。男孫四人。曰禎。祥。祉。裕。曾孫男五人。曰濬。淑。瀛。曰朝。喜。繼。喜。均撫愛之。下至臧獲。咸被其恩。外至隣里之貧艱乏絕者。多沐其惠。貴極而不肆。耄老而彌修。族姻咸取法焉。若是則夫人之德可謂泝且完矣。况公死于難。而夫人死于嫠。君臣夫婦之大義。可以累之天下萬世而無間者。是固當銘。銘曰。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婦不再醮。寔同茲義。允毅丁公。佐邦之刑。赤鞞虎韞。從王于征。

姦閹喪師。鑿輅北徙。公蹈古猷。主辱臣死。有淑其配。聞喪震驚。哭如梁妻。白日為冥。口不水漿。默與心語。夫既忠臣。吾亦烈婦。家衆交諫。曰毋自戕。尚鞫爾後。為公奉嘗。其後克類。克慎刑罰。一被鸞書。再光鶴髮。夫人之封。大塋之壽。完德令終。孰出其右。蓋臣貞婦。終古之烈。我勸綱倫。用銘其穴。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志銘

天順初。萊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

于畿內。民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迺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某道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

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亂臣逆黨。必先淫刑重法。以箝群眾之口。而懾服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

欲寘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皆誅滅。而公乃復于位。由天子之明。足以別忠邪。智勇足以定禍亂。故也。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有五葉。至公曾祖。曰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為楊。蓋其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為御史。僅兩期。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為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

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篋沈琦。工詎誣。皆莫敢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捺點之法。以邊餉太糲。而屢空。為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為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廨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

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為也。在杭州以按察司卑隘逼塞。迺撤舊宇。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闢其前衢。廓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防於湧金門北關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湖。閘拉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

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憲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迺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為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姦。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蠶。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案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

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無不惜之。公娶計氏。封孺人。生三男。長源。縣學生。次淮。次澗。側生一男。澮。最少。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原。以余與公有雅。持憲副胡君榮。狀請銘。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為之慟哭流涕不能已。豈獨為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賞。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為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北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睜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謹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謹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

公非以忠謹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

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為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余修國史。既嘗書之。然春秋之法。辭之重言之。復必有大美惡焉。故因源請重書之。併及其勲業之著者。其他文與行皆略之。銘曰。人與萬物生天地中。惟厥性貴。不與物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惟綱常。允不可離。有或離之。以肆厥欲。宜兩其翅。宜四其足。策名委質。以服事人。有死無貳。是名曰臣。烈烈楊公。事我明辟。薦冠繡衣。寔有言責。視彼跋扈。害國殃民。忍不能默。飛章奏陳。彼日鷓鴣。志將改王。凶焰炙天。莫

或敢觸。公草白簡。以率其僚。歷數彼惡。願肆諸朝。天威之嚴。國典之極。濱死不渝。厥心惟赤。為國之故。以忘其身。是曰忠讜。庶幾成臣。瀕死而生。入幽而顯。帝心孔昭。天道不遠。公有巨才。亦有嘉行。有學有文。有繁厥詠。我皆略之。不書于石。獨揚一忠。以勵百辟。華嵩可夷。滄渤可湮。惟忠讜臣。億載不泯。

故國子助教司馬君墓志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伋隨高宗而南。

築紹興之山陰。族滋茂。國朝有諱簡者。任知平陰縣。敷政豈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上距開國纔六世。而溫國則十有二世矣。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場。文益華曠。聲稱燁然。彰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贛士久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良。為講解。點竄加勤。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聖同。藏脩均服食。故士皆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修。時學且

傾圮。君欲興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公亟稱其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興學。一若在贛時。其士與學遂為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授。階修職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廿又九日。壽六十又五。子聖以進士。應遷監察御史。著聲績。將馳封進階。而君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端齋杜撰聖編。為十有二卷。藏于家。君配孺人朱氏。同邑人。考某為郟城縣主簿。以卒。妣姚氏。選壻得君。始贅。而後歸焉。孺人端嚴慎靜。未

始輕發片語。適君方窘乏。為鬻奩中裝。以置田宅。茹
辛作苦。夜輒篝燈績紵。陪君諷誦。至中宵始休。君之
賞給業成。內助居多。然屢妊不育。收劉氏姨之男乳
之。即聖也。聖嘗學宋堯帖。孺人視之曰。吾聞字為心
畫。此帖歌輕鬼媚。豈端人所書。遂撤之。凡族姻子姓
婢僕。一見輒能別其臧否。私以一二語斷之。要其終
鮮有爽者。壽五十又六。卒於成化丙戌七月十又八
日。葬于其邑朱家嶼。聖今卜以某年月日葬君。與孺
人同穴。迺狀行請銘。余與君同鄉選。而聖與余子茂

光鄉選。又同。余知君雅矣。固宜銘。君有大志。恒以古
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勲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
老於函丈。弗獲布一籌以終。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
昆弟相仇者。各聚眾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
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
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効。今承命敢後。
即日挾一僮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為明天倫
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
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貫

其。餘。卒。自。新。於。是。衆。稱。君。智。且。信。逮。今。未。脫。牙。頰。間。
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芥。蒂。者。哉。嗚。呼。唏。矣。
銘。曰。有。冽。檻。泉。不。川。而。沿。天。喬。漸。其。澤。皆。軼。雲。而。
參。昊。干。越。閔。于。匣。不。斲。虎。虬。偶。露。微。鍔。徒。足。震。駭。夫。
蚍。蜉。輟。莫。能。推。竟。腐。于。轍。蕙。蘭。可。枯。其。芬。不。滅。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王

君墓志銘

浙之寧海雅稱文獻邑。嘗有儒出仕。以忠被禍極酷。
故民憚為儒。其入于學者。始皆有司驅迫之。若往戍

邊。避逃不得而後入。入則閣書捐硯。故放於繩墨之。
外。日冀罷黜。間有畏賈楚呻佔畢者。亦惟數歲以俟。
貢。更數十載。未始有一秀論於鄉。司教者皆患其習。
已久而不變也。第與相燕娛而已。正統乙丑蘇郡王。
君以乙科擢訓導於此。喟然嘆曰。是果不可變耶。乃。
召諸生善論而懇教之。擇其少且俊者。日為之背書。
解義。裁其文辭。每五日則稽其書之生熟。義之暗明。
文之駁純。而罰賞之。其尤者。至與同飲食。撫愛如子。
常自朝扞暮方休。雖祁寒盛暑不懈。踰數載。士寢寢。

肯學而文。乃曰：士不與鄉論，吾不去。至景泰丙子，鄉論其秀。一人曰：趙禧卒如其志。前此司教者，皆以不職降黜。至君始考，最陞教諭於蕭山。以內艱改江西之德興，皆克盡厥職。若今御史孫需、員外郎徐洪、主事張憲，皆其教而秀者。然莫勞於寧海。至今人猶稱道之不衰。君居家孝以慈，處鄉黨和厚。在職時嘗有寮病而卒，躬視其湯藥，棺斂諸生貧而饋之者，輒辭曰：用侑爾毫楮之費，固不受。故人尤感之。君世為蘇之長洲人。曾祖某，祖仲榮，父惟善，皆不仕。君諱讓，字

存謙，號樂道生。以子經貴，棄官拜敕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其室封孺人，子男四，長即經，以壬辰進士累官右寺副。次綸，次縉，次紳，女四。其壻則陸衷、張諤、沈養浩、尹珍。孫男三，女四。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君卒，壽六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日葬於其邑武立鄉先塋之側。於是經以進士顧源狀，拜余泣請銘。初，君教寧海，余嘗識之，其滿而去也。諸生請余餞以文為道，君所以敷教變習之詳，而末謂寧海之教不可以常績課。且君之才，不宜以教職拘者，則余既

知君矣。而經又余所論之秀也。義當銘。銘曰。有傭
治山。山本濯濯。樹之森然。漸中工劇。勞甚功鉅。而其
直也薄。家樹俯梓。獲利倍蓰。既不得於彼。殆取償於
此。今其人已矣。家之利曷有已哉。

誥封宜人邵氏墓志銘

宜人諱淑。正姓邵。杭之仁和人。故錦衣衛副千戶敏
之女。少保兼兵部尚書錢唐于公諱謙之婦。今應天
府尹冕之妻也。自府尹居家。至官京衛。被謫戍邊。起
登郎署。以陟太僕。窮達險夷。無不同者。晚始送其女

歸。吏科給事中張晟。而隨寓于其邸。踰四稔以卒。殯
還將葬。晟乃具行狀。而鄉進士倪阜為請銘於余焉。
按狀孺人少工剪製結縷。足不及外閭。雖家人未嘗
聞其嘻笑聲。宣德間歸于氏。時少保公以兵侍巡撫
兩藩。宜人從府尹事大甥姑于其家。大甥姑嚴甚。事
之當其意。鄉隣以為難。自後府尹所至。宜人必從。際
泰初。當公典兵政。府尹以門功授府軍前衛副千戶。
家聲芥矣。至矣。而不敢挾以驕。及天順改元。適公為
權奸所戕。府尹謫戍北徼。世途艱險甚矣。而不至憂

以悴。成化初。公蒙賜祭。以雪冤旌忠。府尹復官。改兵部武庫司員外郎。繼陟南京太僕寺少卿。家貲寔復備矣。而不肯懈。以弛其育。兩女愛而能勞。待衆妾庶女。嚴而有恩。饋遺姒親。周恤鄰里。與其他才識智術。皆非庸婦所能逮也。兩女皆歸張晟。長卒而少繼之也。晟即吏科給事中。具其狀者。三庶女。一歸倪阜。即鄉進士。請余銘者。一歸德清縣學生徐九萬。又一在室。宜人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二矣。其葬在錢唐縣永泰鄉南高峰之麓。祔於其姑。則

一品夫人之塋之次。嗚呼。當正統之末。北虜入寇。國勢岌岌乎危矣。群臣非奉頭鼠竄。則縮手無策。獨一少保公躬任扞北之勞。力拒遷南之議。而竭智殫精。以圖迴天下。舉累卵而泰山之。可謂社稷之臣矣。凡有血氣者。其孰不敬仰而愛慕之哉。愛人者及其屋。烏。而况其冢婦乎。然則余之為銘。豈特為宜人而已。銘曰。有婦之塋。必鞏必久。無或毀傷。尚視其嚬。其嚬為誰。少保于公。功在社稷。終古不窮。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叅政陸公墓志銘

成化十五年夏五月二日。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病于家。亟語其二子夔龍曰。
吾死得劉欽謨叅政為狀。而楊惟新學士銘之。吾無
憾於泉下矣。翼日卒。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紫薇
里之丹霞塢。夔乃述其治命。并欽謨所撰狀。授龍俾
來請。公諱景。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士能。
父公佩。以公推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
封太宜人。公少耽學務。詩。規。温。李。步。許。杜。企。王。孟。諸
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槩。燧。

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
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木加鐵索。而
臥之牀。偃仰展轉不得也。鼠日夜嚙之。血涔涔流。公
見而惻然。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囚德之。至
死。被命按事于河南。于山西。皆一評得其情。議罪咸
允。還奏稱旨。在部治獄。率類是。故事。三法司常有大
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典之。公在其選。每奏。衆推
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嘆服。居久之。陟叅福建
奉敕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群船通諸夷。遇他

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能捕。公至即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戍卒所居曰玄鐘營者。久而敝。兵器亦多朽窳。皆為繕葺。若新。漳泉二郡水齒郭。為築堤防捍。倉庾諸宿蠹。備詢而盡剋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壽者而止。公配項氏封宜人。變其所出。補太倉衛學生。龍出側室。長女歸德州衛指揮同知李雄。少女方笄。皆側出。所著有螢牕。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于家。公

和易闊達。有智能精力。奉母嘗盛饌甘醴。命侍兒鳴箏琵琶以侑歡。友二弟。皆為輸粟取散官。榮之。與人一見輒如故。泛愛善謔。所識列侯貴戚近臣游士甚衆。迓餞慶弔之禮。鮮或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為樂。有醪率主之。必益以已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動數十人。連數夕。方已。為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利害。賞有無為之。殯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視其曹無廢事。察其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讒者反以是藉口。其鄉先達

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時睨戶外。恐有耳屬。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以倡百寮。何至屏人私語。鄉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能數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尉微。賊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館客也。問評果然。其鯁而約。又若此。雖稱者未必盡知之。余與公同年。且同朝久。昔嘆其退。今哀其止也。銘可已乎。其詞曰。奔逸之馭。固亦能範而馳也。方逐禽左。人曷故而遺之。有星煜煜。本在箕尾之間也。久謫人間。世天取而還之。蘭生深林。悴而止也。其芳不朽。吾得而揚之。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浙餘姚直菴謝公與其室余孺人先後卒。合葬于雞鳴山之麓。公卒於成化癸巳九月某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是歲十月某日。孺人壽七十有七。卒於辛丑歲之九月。至某年月日。葬焉。其孫右春坊右諭德遷。自為兩人行狀。泣請余銘。按狀公諱瑩。字懷玉。姓謝。其先台州臨海人。八世祖長。宣教始遷。餘姚曾祖回。

益祖見賢父原廣皆不仕。妣嚴氏。公少穎邁喜學。逮長姿表瓌傑。所至人聚觀之。性剛毅闊達。與人言諤。諤無所阿。雖悍夫勢官。不為之少屈。以是取重於人。而亦以是賈怨。遇事輒辨。若刃迎縷解。有不待頃者。浙藩聞其材。辟為從事。民有補戍者。其婦詭死不之從。當逮繫戍所。公爭曰。婦人逮繫或被辱。乃責其姻戚將之。工部命造大紅織金紵絲三千疋。計科銀三萬餘兩。適歲凶民饑。公請借夏稅絲充之。民賴以不困。其所建白率類是。自布政使以下多折節從之。滿

考授光祿寺署丞。典寺政者生貴甚。公不為屈。噴有煩言。乃改福建布政司都事。逆賊鄧茂七方張。巡撫尚書見公輒才之。委以軍餉。初餉者賃舟浮溪。溪險惡。業舟者以覆餉責償。破其產。皆逃不出。民乃負擔以餉。疲且窘。公至榜於衢曰。舟直今倍於常。一舟或覆餉。衆舟均償。且與誓以為信。於是舟出餉給。民德之不忘。既而承檄統民兵守松溪。政和兩縣賊穴官臺山。公以計招降其尤黠者。遂用其策。取渠魁戮之。而宥其脇從。盡反其耄倪。兩縣按堵。公以政和延袤

五百餘里。山深林密，吏不能徧撫。民易為亂，請分其地，別置一縣。從之。遂置壽寧縣。至今功上進二階。巡按御史薦公可大用，未報。會新巡按者事多不法，被巡撫尚書奏劾。疑公發其事，乃中公以法而罷之。公曰：日者謂吾齒四十六當罷官，今適其時，命足信也。遂歸治舊產，養母壽終歲。延師以訓子孫，作會族亭以睦其宗。時與故舊觴詠山水花竹間，效仲長統立志論，作寫情說以言其樂。平生所作詩文，搦管輒就，而不留稿。傳于家者無幾。初，彌直菴後更號九樂山。

人。然人猶稱其初，彌云：孺人姓余，行二。考曰安，妣曰陳氏。孺人少慧，且溫良而端慤。余謝世有連，而直菴幼已俊，故歸之。敬矧姑和娣，妣衆推其賢。從宦京邸，儉以足用。逮福建之遷，則遣少房隨公，而自居家養其姑。每雞鳴輒起，暑寒無間。家衆數十口，鮮所笞罵。因敢有怠違者，紡績之勤，白首不廢。姑耄而臥病，孺人亦且耆矣。猶晝夜奉湯藥，不委之人。撫子孫慈而克教。姻黨有孤貧者，濟之。鄰之嫠婦病，姬多遺米，或糜以哺之。故其卒也，哭之者多慟焉。子男一曰恩，封

翰林院修撰。少房生女二。長適上虞潘府。次適同邑胡某。孫男五。長即遷。以狀元拜修撰。遷今官。次選。次遲。次迪。次追。曾孫男一。正昔李翱之皇祖考妣。韓愈銘之。曾輩之祖考王安石銘之。翱輩文皆名世。自足揚厥祖。而猶托諸人。惟得韓王之銘。而其祖德大彰。至于今不朽。今遷殆庶乎翱輩。而乃以托余。豈其人哉。然余與遷同產于浙。同官于翰苑。而吾子茂元又與之同年。辭不獲也。為之銘曰。惟士之合。最難乎全。有失於人。乃得於天。吁嗟直菴。自信其直。或擠而擯之。盡人之力。壽富考終。孫且廊廟。將馳而贈之。蓋天之道。彼得於人者。有吉其始。而終乃凶。有達其身。而子孫以窮。孰與得於天者。其若公乎。

大剛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

志銘

公諱震。字世宏。姓董。世為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末從我。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真保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從。木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河之戰。子智代之。以忠臣子。特進昭勇。

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從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昭勇之仲子。生而駢脇鐵面。膂力絕人。性沉毅寡言笑。識者以為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弋尤習。且善騎射。一時軍職子無及也。兄重習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嚴敷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怒馬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吏科給事中陳襄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嚴虜。公力言國兵新

勦。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為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拉河間。徇捕之。且督搽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去。尋被敕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巖自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隳。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丑召還。督搽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

四十餘戰皆捷。進至擡羅擡網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僉事。班師復營。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勞當陟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西籟。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犯關。公聞變急率麾下邀賊于西長安門外。賊已東奔。赴家。特召公追戰。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擒之。乃實授都督僉

事。尋被勅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艦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厚贐之。肄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勅勞以白金綵幣。尋復賜勅兼督常州及蘇松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糾衆僭號江海。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嘹角觜。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為援。且曰。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兵進。獲厚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嘹角觜。其料敵若此。癸巳。

以疾得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塚墓。臨葬復諭祭焉。公初聘何氏。俄娶支氏。夫人復娶何氏。皆早卒。繼以藍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出。子男八人。長璋。當嗣職。次琇。鄉貢進士。次璘。次琦。早世。次琥。次璉。次某。女八人。長適指揮僉事孫恭。次適指揮僉事徐能。次適指揮僉事周濟。次適指揮僉事宋瑄。次許適。寇潔早卒。次適千戶唐英。次適舍人陳敏聰。次許適。指揮僉事周增。孫男四人。女

六人。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啜之。疾瘳乃已。人以為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卒生飭躬惠衆。講武尚文。庶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璋等將奉公櫬還。葵河間某之原。乃以諭德程君敏政狀謁余。請銘。余素與公厚。而琇又余所論之秀也。尚何辭。銘曰。慶源皖山。委于瀛海。明威昭勇。厥績世載。公生而異。脇如晉丈。甚毅孔力。絕其輩倫。世官之典。兄終弟及。公既及矣。韜鈴愈習。在正統末。中外被兵。近臣推轂。以

佐中興以謀則臧以征則克以鎮則寧秩用是陟惟
征惟鎮恒在于南歲月如矢竟睹其髯或謂當時胡
塵未息公宜北征深入霆擊俘大當戶礫左谷蠡茂
勲穹爵夫孰與齊胡但鎮南俾佚以老其然豈然是
或一道古者論武固有七德今家四海何論南北吳
楚之交壤數千里島夷數窺盜賊間起自公出鎮踰
十周星威武所壓山恬海寧百城星羅萬井鱗次民
熙物豐賴公屏衛勲若是茂孰矜破戎爵亦穹矣何
必封公高壽令終子姓奕奕有倅文銓有嗣武職斧

封魏哉

天子所賜史臣銘之以詔永世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志銘

有縑經而過余者其不為之辭曰故雲南布政使呂
公之孤子林茹悲忍慟圖所以昭德焯勲于不朽者
弗遑寢食用走奔數千里以祈銘于先生冀憐而賜
之遂以錢布政所撰行狀示余受而讀之悚然曰
公先子之所識者其贈先子之文今猶籠藏于家愚
常敬仰之顧公德器恢宏文學典瞻自為使職以至
方伯勲業之盛衆靡不知然狀之所述者略矣愚聞

亦弗能詳。且齒衰學落。何能為不朽之具。姑摭其槩而為銘曰。公姓為呂。家蘇之常熟。累葉弗華。趾美傳淑。厥考宗敬。贈按察副使。妣陸。贈太恭人。皆以公貴。公諱曰困。希顏其字。別號復菴。厥資早慧。年十三而孤。賴母氏教育。編蒲以書。然荻以讀。童而校遊。師磨友礪。學日以豐。文炳而蔚。弱冠登科。正統己未。拜官行人。四方六轡。周爰咨諏。慕古之膚使。拔登憲府。試以獄刑。惟敬惟恤。單辭明清。乃擢御史。冠廡立廷。議論蹇諤。風采端凝。皂囊白簡。奸宄震驚。出按畿內。

孰民孰兵。炯鑑用照。何有遁情。條便民十事。多允而行。逮己巳之春。擢副湖廣臬事。敷求民瘼。繩糾吏弊。惟峒之蠻。頑莫能治。四掠邨墟。殺人為戲。公扼其衝。以威以惠。捕若豕蛇。撫若孩穉。邊境用寧。民用生遂。政績方揚。聿歸守制。天順甲申。起家遷職。職長臬司。治古滇國。憲度風聲。無改於百。官吏兵民。漢獠蠻棘。孰敢恣睢。疇不懾服。乃陟布政使。仍其治所。破觚為圜。不躡舊武。茫茫窮荒。疑疑稷黍。斂吾霜風。膏以露雨。志倦于勤。稱疾解組。里居十稔。擊壤詠歌。復菴之

稿日積以多。揆其平生。端方博大。澆忍脂韋。則匪其態。仕早徐行。位高勇退。自初逮終。俯仰奚愧。成化甲辰。二月辛酉。壽六十又七。卒殯以柩。公娶王氏。凌氏。繼妯。一贈一封。皆為恭人。譚氏再繼。王氏貳嬪。公有三子。曰相林。彬。復有六女。壻皆秀民。惟林肄學。志紹搢紳。卜其宅北。虞山之麓。琢辭于珉。尚示華躅。

墓表四首

故華孺人墓表

無錫華炯之妻關氏孺人卒。葬于其里西壽山之原。

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與志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余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志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年十七而歸炯。其甥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群子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為冢婦。佐其姑周旋於內。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甥老而傳也。孺人相炯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

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紵之事。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憊。姑卒。哭之過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効。里人羣約禱于神祠。孺人曰。吾疾不可為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之。既而聞其嚔亦疾。輒呼天以籲。泣下沾巾。鬱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已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凡此皆志與狀之言也。志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益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志之書題。與為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

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魯莊公誅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誅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人墓者。其言有傳不傳。而人之間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加以數字之謚。徒自勤耳。

使余言而傳也。雖不書謚而孺人之聞其有既乎。

陸處士墓表

處士諱桂字廷芳號樸菴。世居海鹽之馬廐里。近創
平湖縣。而馬廐里入焉。故今為平湖人。其先固以富
且穀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闢。子姪日
益蕃。齒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飲之
于庠。亦既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
御史。行且被誥封之榮。而遽即世。壽六十有八。鄉人
惜之。愈既卜葬。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

狀。處士之善多矣。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
間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
處士遂輸粟六百石。一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為碑。勒
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
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隣飢者衆。吾省一亭之
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
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為父母所絕
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
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於女弟

猶爾。人以為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祝。鳴璫鉦以追薦者。相屬也。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衆病。惟迎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子姪欲祠祝。輒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志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聞之者信。傳之者衆。而其人之善。乃彰。後世銘表諸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

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觀。慵道。併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宴筵。羅列繁雜。至齏腐臭。而繡其外。綴蠹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益不記。莫若選薦一二佳品。人則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可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故國子盧君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饌錢。扞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

名為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監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

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疇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寔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為郡馬。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睿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

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楮若農。操鎌疾刈。而禾菽随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試。諸生必為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為麗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子熙扶櫬歸。葬于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

無難為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玉之刃。方發于劍。而遽折。籥雲之足。始離於廐。而驟踣。疇不為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為表不辭。往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姚公木章。南京吏部侍郎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守陟。同讌余邸。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個儻才。人。不以為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為表。

明宣義郎節菴章公墓表

鄴有篤行君子曰節菴章公諱和字智和世家鄆西之高橋曾祖仁孝祖聞春父耀世隱而良公少為府學生莊重不羣深沉有智識言必擇而發行不悖乎理誦書纂文日有常程人固已愛重之矣永樂初命江南富戶分口徙實北京公以家富當徙輒奮然曰伯兄長家季弟猶穉吾當舍學以往而仲兄輸將可也時公已孤年甫十九母顧氏憐而留之固辭以往他富室皆謂北京遼荒凍沍人爭避是役公顧若此

至京籍于大興縣受廛于城北之安寧關彌望皆蓬棘沙礫痛剪掃而屋之總其旁作園藝蔬以為業日勤且儉費用寔豐時方建都創宮殿賦徭孔殷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曲故舊以為常雖時價湧貴不少吝公私稍隙輒手一編不釋待人寬厚恭誠動必顧禮義賓客至者食豐而不侈飲洽而未始醉之寓公游士或就焉館穀彌久不懈時以道理論閭族為之處劇定疑扶疾拯難有貸不計其償之絕者不俟貸而賑之至於學徒續從亦皆辭其贄故閭

族感仰信服。事多咨稟而後行。或有鬪爭。亦請片辭以決。而不詣公府。其僕嘗為馳車轢死。或繫御者以告。公謂御者曰。汝非有心殺之也。釋汝不治。汝當戒其後。聞者益稱公之寬仁。草竊之徒。至相戒毋窺其垣。久而德尊名顯。自簿令至於卿公。常禮于其廬。且以政事訪之。縣嘗纂誌書。聘之為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肅之為賓。嘗乞假再歸。每歸則家衆益親。既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誨之。繪成

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其家俄燬。久不能興。乃鬻其圃之半。得白金二百兩。寄歸築屋若干間。用是賞落。至自飯脫粟不悔。嘗有例。凡懷才抱德與經明行修者。用薦得仕。要人爭欲薦公者。公曰。吾若是則諸孤不能堪。是役破吾家矣。竟辭之。既老而鎰乃為之飛芻給邊。例授以正七品散官宣義郎。公不喜曰。吾安用是為哉。強而後拜命。屢嘗請歸不允。既居京六十六載。年已八十有四。始得請以歸。於是

鄉之同役者。或逋或沒盡矣。在者非其孫行則子行。皆攀戀涕泗不忍舍歸。三載成化丁酉九月十九日。以微疾卒于正寢。壽八十有七。戚者慟。疎者哀。遠而聞者悼。嗟而京之族閭。皆若喪其親。其感人至此。配孺人劉氏。永清衛指揮興之弟某之女性。真靜攻女工。閨門肅穆。居常布衣蔬食。節錢穀之用。至於烝嘗宴犒。治具必豐且潔。於公之德與賞皆有助焉。然無出一妾有子亦不育。公乃立紹為後。紹死。其從子銘後之。孺人與公偕老而歸。先公卒於成化乙未十一月十八日。壽八十。與公合葬于清道鄉五嶺先塋之側。葬後七年。而鎰求守陳志其藏。守陳曰。葬久無及矣。願守陳為公契家子。知公頗恚。安可無辭以述之。比見世之庸士。往往有被虛褒溢美之辭。以勒諸圓首方趺之石。昭揭于墓道。有若公之德禮潤其身。友愛溢其家。義惠洽其鄉。當世鮮匹。至今猶稱慕不衰者。獨何翻無片石以昭揭之。而播其休於遠與久耶。公雖乏子。而立後享四世之祀。作德垂百世之名。視彼有子放不祀。不德朽無聞者。何如也。世之乏子者。

楊文憲公金北和考序

可以無憾。而為善者可以無懈。歐陽子之言信矣。故併書以為表。俾鎡具石勒焉。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五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六

誄一首

姚冢宰誄 并敘

成化九年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桐廬姚公薨于長安里第。其子兵部郎中璧奉柩以歸。嗚呼哀哉。公諱夔字大章。正統中鄉試省試皆第一。遂為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萊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群臣議尊景泰帝。公贊其決。虜犯都城。符召遼宣二藩。掎角賊駭而遁。公預其謀。超陟南京刑部右侍郎。轉禮

部被命考官雲南。三載奏績。留任禮部。景泰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強之出。率百官詣闕問安。還集東閣。公倡言復太子。衆翕然議定。俄而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襄府。懼有變。迺詔班師慰王。中外大安。蓋公之策也。既而不悅於用事者。復遷南京。無何。上思其忠。驛召至京。拜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尋陟禮部尚書。國家頻歲多吉凶大禮。或常或變。公皆據古酌今。裁定允當。嘗知貢舉。剗革舊弊。有得士之稱。今上嗣統之初。及戊子星變。及慈懿太后之葬。

公皆草疏率百官上之。有曰。節嗜欲以保躬。修禮法以齊家。出入有防。燕遊有度。官爵勿濫授。金帛勿虛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又曰。均愛六官。以繁子姓。親決萬幾。以臨臣民。近君子遠小人。皆人所不敢言者。至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倫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庭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者乎。世尤傳誦其言。拜吏部尚書。繼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臺省會舉。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

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迺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庚寅旱霾。辛卯彗見。壬辰南方大水。公皆上疏條陳天下大利弊。乞罷行者以十數。多納而施行。每議大典禮大政事。衆還視公莫敢先。或甲可乙否。公徐一言以決。上益信任之。嘗以灾異兩乞歸不允。比疾遣上醫進藥。中貴遺牢醴。既薨。賜賻祭葬。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嗚呼。自古優於政者多劣於文。高其名者或庠其位。騁之前者槩蹶之後。通于

身者或塞于子。而公無一歎焉。獨年齡未及乎耄期。勲業未臻于極致。故上下多悼惜之。走也少欽英譽。跂而望之。長挹令儀。輒被知遇。恒時觴詠笑談。忘乎位與齒之懸也。孰謂公遽棄而殂哉。哀歎方殷。而壁以誄請。是安可辭。遂作誄曰。越有大江。其名粵浙。怒潮驚濤。轟霆湧雪。其上群山。崢嶸巖嶭。紫蓋錦峰。富麗尤絕。聚靈鍾神。千載一發。薦生姚公。間世之傑。儀容魁岸。識量廣恢。鳥有鸞鶴。馬惟龍駉。百氏淹貫。六行具該。瑚璉之器。棟梁之材。鄉書省選。連奪倫魁。

文播天下。厥聲若雷。遂登甲科。在中給事。有皂其囊。可否獻替。大輅北巡。儲宮猶穉。國覬長君。社稷之利。發言盈庭。首鼠疑避。公奮而前。遂決其議。虜犯京城。國若旒贅。謀夫孔多。將怯兵脆。公請發符。窺間遣鉞。徵兩藩兵。刻期並萃。倚而角之。其曷弗斃。先聲所臨。電閃雲際。虜聞震驚。遁返荒裔。錯節既遇。利器廼稱。擢居重任。舊都亞卿。用刑惟恤。典禮惟清。察官遐逝。黜陟幽明。入奏厥績。留居于京。不擇夷險。以薦忠貞。倡議復儲。獻謀安荆。視竈弗媚。復南其行。不遠而復。

天寵荐增。遷貳天官。陟大宗伯。敬恭神祇。柔撫戎狄。先帝陟天。嗣皇登極。大禮便蕃。動皆中式。一主禮闈。令行弊革。姦倖既驅。譽髦斯得。屢草章疏。以率群辟。並拜偕進。匪朝伊夕。自內而外。鉅細休戚。備談極陳。以匡聖德。暨論山陵。明盡總直。上回天心。卒正兆域。進位冢宰。寅亮天工。內自卿署。外達藩邦。下逮胥子。小大窮通。孰哲孰否。疇勤疇慵。旌別進退。衡平鑑空。誓登英傑。驅去妄庸。庶官稱職。民安歲豐。時多災異。公心忡忡。屢獻大計。以輸至忠。豈其憂瘁。竟殞厥躬。

楊文公全集卷六

嗚呼哀哉。昔歲有慧。西及台衡。去冬長至。天雨木冰。何期妖孽。殲我老成。訃聞宸極。哀軫聖情。贈謚祭葬。賜賻與并。百辟卿士。長嘆失聲。姻戚舊故。兩涕填膺。昔余髫髻。已知公名。長而翹企。鳳凰景星。壯登翰苑。幸挹儀刑。高位宿齒。獎掖後生。賡詠酣嬉。懽若舊盟。六元方會。一老遽薨。俯仰今昔。能不淚零。嗚呼哀哉。憶公立朝。百僚之上。屹若泰山。萬峰環向。奄云其頽。衆將安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衆皆視公。金鼓著龜。遽云殂謝。其疇之歸。崇善應變。九轉無滯。琦有竒骨。

可屬大事。公最似之。今也則逝。相條便宜。漢宣中興。沆陳災異。宋真守成。公將伍之。今歸于冥。萬方元元。誰惠誰撫。九重穆穆。孰匡孰輔。如何昊天。弗弔下土。嗚呼哀哉。吉日攸屆。靈輶啓行。祖奠載道。執紼傾城。素驥躑躅。丹旒悠揚。春雲慘淡。旭日淒涼。渺渺長路。蕭蕭故鄉。黃腸下窆。玉樹埋藏。佳城鬱鬱。長夜茫茫。芻狗灰滅。石麟薜荒。寒露碧草。悲風白楊。鴉啼狖嘯。狐狸躑梁。雍門之言。萬古悽愴。嗚呼哀哉。

頌一首

楊文公全集卷六

魏森

貞則堂頌有序

翰林侍講黃巖謝君鐸。其家有堂。舊榜曰貞則。蓋以是表其祖妣趙孺人也。孺人雅有志操。年廿九而寡。以鬢美而殷富也。多慕覲之。乃斷其髮。俾媒者杜口。散其貲。俾貧者革心。守正秉節。老死無易。若松柏挺而金石堅也。夫是之謂貞。其媵巖氏齒方踰弱。將嫁之力。辭乃與終老。惟孺人端貞。故媵妾效法。若準為平而繩為直也。是之謂則。觀乎世俗。未筭而穴窺。方鬢而目成。雖姬姜猶有然者。况婢妾乎。貞固罕矣。則

尤難也。我懷古昔。衛兩夫人。惟莊公夫人之賢也。而其娣戴媯淑慎其身。靈夫人之節也。而其傳妾供養不衰。今孺人足參之矣。然兩夫人皆無出者。惟孺人有出而主妾相守。不遠送于南也。子孫環侍。不願居于外也。蓋得易之貞吉。又兩夫人所不逮者。世無尼丘公。時無卯金子。不德少文。姑為之頌美。其辭曰。惟婦道之貞。寔天畀之性。既克全于躬。又垂則於媵。等是道其上之。則鵲巢唱而行露和。關雎感而漢廣應也。凡有性者其盡然。則子咸孝而家肥。臣咸忠而

國定也。貞耶則耶。名其有竟耶。

贊三首

審布政像贊

金門待漏像

朝必夙興。著自古昔。詩歌雞鳴。禮載辨色。夙夜匪懈。仲山甫所以事人。早而假寐。趙宣子所以却賊。懿彼大夫。祥刑之職。待漏金門。冠裳帶舄。盖翼翼乎敬君之心。又悄悄乎憂民之色。將諤諤乎盡臺評廷辯之辭。欲丞丞乎助破觚斲珣之力。用能布深仁著休績。

位日崇福日熾而未虛其極也。

栢臺肅政像

彼薦繡者。髯戟眉鋌。屹若干仞之壁。凜然九秋之霜。唯如是。宜乎長監司而擦憲綱。不如是。何以懾民吏而靖遐荒。噫。此獨其狀貌爾。孰能丹青其政刑之肅。粉藻其心。擦之剛。

徽省旬宣像

虞十二州。明十三處。州有牧。有侯伯。處有參議。參政。布政。同署。我浙江為十三處之元。地大物繁。而民庶。

與參厥政且難。况當一面而專布。廩廩審公。宣民之
父。昔參政而分蒞數州也。棠棣之愛既深。今布政而
統治十郡也。黍苗之膏彌普。尚究其成。媿申伯山甫。
言旋于京。作天子之輔。

曾編修畫像贊

翰學之孫。憲長之子。脫略綺紈。研覃經史。書傳父格。
筆陣掃千人之軍。策繼祖風。詞源流三峽之水。故能
奮自諸生。升為造士。紹兩世擢科之榮。成三葉臚傳
之美。方蒞職于史官。將獻忠于天子。此昔者晉公
預擬其榮。今者仲尼未見其止者歟。

獅子贊 有序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
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
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形。尾端茸毛大如斗。與
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
常有。或夸言也。軒轅記帝登黃山。於海濱得白澤神
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後猊日行五百
里。爾雅。後麀類。麀。猫食虎豹。世謂白澤。後猊。皆即獅

子耳。是獸恒產於中國數萬里外。西域荒僻之地。非天子威德及於幽遐。而遠夷嚮慕。縻以入貢。則中國不得見之。自周以降。惟漢武帝。唐文皇及我太宗皇帝之世。三見耳。今皇上膺景命。嗣丕基。德洋仁溥。既二十載于茲。故凡東夷西戎。南蠻北貊。梯航而來。貢者日以益滋。若速檀阿黑麻諸國。乃西域極遠最僻之地。不知距中國幾十萬里。自前代未始有一譯通者。今乃相率貢獻。而是獸至焉。有以見皇上之德。超漢武。軼唐文。近趾我太宗。遠追乎軒轅矣。

昔唐文嘉是獸。嘗命使臣作贊與賦。我太宗時作詩賦贊頌者尤衆。臣今靈承明詔。敬作贊詞。固不敢望旅獒之旨。亦庶幾騶虞之義耳。贊曰。有偉一物。猛獸之尤。首聳髯驪。尾大而侈。萃黃雲以成體。閃赤電以為眸。齒森乎鋸。鑿爪利乎戈矛。步立則風涌川澤。哮吼則雷震山丘。雖犀象熊虎。曾不足以充其一啖。又何數乎麀麋豺兕之流。其威猛雄傑。曩莫之儔。顧乃格心帖耳。與人狎優。遠離乎西極。直拒乎中州。馴伏乎赤墀丹禁。瞻眺乎鳳闕龍樓。珠絡綵毯。金鈴

繡毬同百獸而率舞。與四靈而偕遊。得非彰吾皇
上之盛德。有猛畢服而無遠弗柔也哉。

銘三首

東山樂丘銘

距宜興縣治東南五十里有山曰大朝。蓋自離墨銅
官諸山。蜿蜒東邁。至北而蟠。又東歷大小蘭山。瞰五
湖而止。其兩支左曰東山。右曰西山。對峙而交抱。抱
中有宇。鳥革而暈飛者。封奉直大夫沈君夔。常之
宅也。君衣纓之胄。先廬墊隘。始墅于此。而遂家焉。贊

系富饒。行惇孝義。齒踰耆而望老矣。一日行于東山
之陽。有丘覆釜。四周掌平。泉甘而土腴。草豐而木茂。
重岡複嶺。宛委回環。而尖椒一峰。屹當其前。勢若屏
障。君顧而愛。欲於是乎終焉。相以錦囊。筮以歸藏。偕
告曰吉。迺審陰陽。定兆域。鳩工聚甓。甬土甃壙。券臺
既築。華表斯樹。構堂其傍。以備拜掃。疏泉為沼。而梁
之。時列嘉葩。剔露美石。時與賓客。燕游其間。卞郎中
榮。因目其景。有八嶂。曰翠屏。泉曰玉帶。名以其所象。
谷曰幽蘭。坡曰瑞芝。彌以其所有。伏虎之石。臥虹之

槁名亦象也。歲雲之塢。印月之池。號亦有也。合而名之曰東山樂丘。取公叔文子升瑕丘之語也。既而君之子南京戶部郎中暉。請余記而銘之。銘曰。億世在後。萬古在前。有生必死。疇能不然。尸解涅槃。皆歸于土。雖云飛昇。世亦誰覩。彼氓蚩蚩。諱死貪生。我懷古人。司空文明。荷畝惟狂。石槨大靡。惟彼繭室。庶無悖禮。大夫憲之。自營其歲。生氣之會。東山之陽。幽堂肇完。樹木交翳。其封不高。曰葬猶未。未葬百年。既葬億年。樂哉斯丘。固哉斯阡。

端硯銘

吾弟守陞解元。人遺之端硯。余銘其背曰。金其聲。玉其質。煙雲之所由生。風雨之所自出。其用之以明六經。而摛衆體。其携之以奪倫魁。而登輔弼也耶。

紫袍玉帶硯銘

紫羅其袍。白玉其帶。何意石虛中。官如此乎。大無視其飾。請觀其德。蓋重厚而剛。溫潤以柔。內博深而能容。外廉方而可則。用之不驕。舍之不戚。斯亦可謂大臣者矣。

說一首

風憲說贈右都御史屠公朝宗

凡形於天地者莫不有職焉。日月職乎明。雷霆職乎威。雨露職乎澤。下至山岳河海。未有無所職者。惟風無形。儵然而起。則萬物莫能撓其勢。忽然而鳴。則萬物莫能掩其聲。吹焉而晦者明。撓焉而靜者作。噓為暄燠而枯者以生。呼為寒涼而苑者以凋。揚大帆舉大鵬。拔大樗櫟。掃大霾氣。使日月之屬各得其職。天下萬物各遂其生。而造化以成。風之職其雄矣乎。國

之群臣。內則六卿各有所掌。外則諸侯各有所守。歷代稱號不一。而今職皆然。蓋猶日月山岳之類也。而有所謂憲臣者。自周已興。至漢而重。卒居若無所職。而實無所不職。其猶風乎。是故庶冠端立。望者神悚。風之勢也。白簡驟宣。聞者膽落。風之聲也。迪萬乘之睿勤。糾百司之昏怠。風之吹晦而撓靜也。理枉冤於垂死。折姦豪於方張。風之生枯而凋苑也。視群臣有賢聖而淹下位。有才傑而居草萊者。則為推揚薦引。風之揚大帆舉大鵬也。有妄庸而據要地。有佞幸而

盡君心者。則皆彈擊罷去。風之拔大樗櫟。掃大霾氛也。由是主德明。朝著清。萬姓和平。國以永寧。非風之成造化者乎。世稱風憲者。以此。其或安而不起。默而不鳴。所執者偏。而不能吹撓。噓呼之備。所務者小。而不能舉扶掃拔之大。則豈所謂風憲者哉。然風有專於一方。有普於天下者。惟憲亦然。今之所謂按察司者。一方之風也。所謂都察院者。天下之風也。職之大。小難易。較然可知矣。而長院者。其尤難哉。吾鄞屠公朝宗。資儀秀偉。器量恢宏。其文學則華而贍。其才識

則明敏而果達。自登進士。擢御史。出按四蜀。入預三法司事。皆能其職。所在有名稱。用進僉院。而隨副之。其名益揚。茲乃被命。特拜右都御史。視篆于院。在列。咸喜。而鄞人特甚。相率屬。余言為賀。惟公居風憲之職。固能且久矣。然今職大而尤難。不可不加懋也。故作風憲說以贈之。俾時省而力行焉。抑文辭亦有類風者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惟仲山甫聽之。為周家中興之良佐。今余言耄。曾不逮比竹。公慙寘之耳乎。

解一首

徐太守更字解

荆門太守徐君泰始。魁京闈試憲署。時余識之。顏赭鬢玄。風儀志氣偉如也。後出宰羅田。陟守荆門。罹家難而歸。與余別廿餘載。迨釋服至京。造余邸。則顏蒼鬢班。獨其風儀志氣偉如故耳。余款留笑談。間字之曰士亨。君蹙然曰。僕已更字為大同矣。子猶未知乎。余曰。冠而有字。第尊其名耳。而或以為表德。蓋未之考也。高牝之字子羔。冉耕之字子牛。曾是以為表乎。夫字惟尊名。則士亨之與大同一也。若以表德。則士

亨之與大同何遽劣也。而庸更之。君曰。僕五世祖有諱亨一者。方僕冠時。賓不知而誤犯之。為是更耳。余曰。禮於王父母有不諱者。况五世祖。君子已孤不更名。今子之冠賓在乎。而何其不憚更也。君曰。禮固不諱。然僕以吾字之犯先諱也。每聞人呼之。輒蹙然而不寧。故嘗請於先子而更之。昔之人有父名岳而不聽樂者。非不知嫌名不諱也。有字子平公甫者。乃其叔父命之而非賓也。夫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耳。余曰。昔有字公群而更文甫者。以文是尚也。有字畱

齡而更景烈者。以烈足貴也。今子之所更者。吾惑焉。竊聞君子和而不同。譬之羹焉。和則五味相濟。食之而心平。同猶以水濟水。疇能食之。譬之樂焉。和則五聲十二律相成。聽之而心平。同猶琴瑟之專一。疇能聽之。故君子貴和不貴同。若夫同塵者。聃也。同波者。楚也。同流俗者。鄉之愿也。而墨子亦惟同是尚。子豈慕之乎。吾望子言不附和。行不苟合。衆喑而孤鳴。群馳而獨駐。卓卓乎其殊異也。而乃尚同乎。同猶未善。而又奚貴乎大也。君曰。非是之謂也。蓋僕名泰。而易

泰之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用是知泰否之辨。惟在同異之分。同則泰。異則否耳。而同人之傳曰。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至公之心也。僕竊願焉。而子以為不可。則又將更之。惟所命。余曰。大同烏乎不可。我姑試子耳。夫言豈一端而已乎。曰。和曰異。曰同。莫不有可有不可者。同寅和衷可也。而同塵和光則不可。異道同仁可也。而異謀同奸則不可。和而與物皆春可也。而從流忘返則不可。異而背邪違俗可也。而亂常

呬理則不可。同猶是也。吾前試子者，皆同之不可者耳。今語其可者，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誰得而獨異？口有同者，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心有同然，其孰能異之？謀同者，隔遠如見，心同者，其利斷金，同即和也。事以與衆同而濟，善以與人同而大，此同亦即和也。君子不貴同乎？謀而大同，則身康強，子孫逢吉，大也。同於物，物無得傷，闕故可游，金石蹈水火，此猶淺之為說。至於聖賢大同之道，則雖寓萬里之遠，生千載之後，無不合。舉六合之廣，兆姓之繁，莫不從。上古大

同之世，天下為公，孝慈皆推於人，貨力不私於己，故謀閉不興，而盜竊亂賊不作，同不貴大乎？大同則泰矣。故一門大同，家之泰也；四境大同，國之泰也；萬邦大同，天下之泰也。子以駿材嘉政，泰一州矣，其亦思所以泰天下者邪？君謝曰：博哉言矣！余曰：未也。同之大，蓋本於正，不正則所同者，惟昵近之情，阿黨之欲耳。烏乎大？蓋必至正於己，而後大同於人。易之繇曰：同人于野，言大同也。又曰：利君子貞，言至正也。語大同而歸之至正，斯盡矣乎？君再拜曰：盡矣！請書而佩。

之

引一首

朝天倡和引

余與憲副會稽胡公謚廷慎雅相善。成化十四年秋八月。各自聖室赴京。胥會于杭。憂苦之餘。道途之際。獲與故人相詠觴。喜可知也。遂聯舫北上。次吳門。酌毘陵菊酒。雨滯朱方。涉江登蜀岡。以眺隋煬陳迹。歷歷在目。為太息者久之。乘月帆覽社。越呂梁宿彭城。挹二蘇之芳風。度閘沂濟沿衛河。以趨平原。雖皆平

昔厭遊飲覽之地。而景之所遭。情之所感。往往非故。有而新出。二人動輒詩。詩輒和。歌吟亂棹。謳揮灑。趁帆蔭。日以為樂。不知跋涉之勞且久也。余既造平。原。廷慎後。久待竟不至。乃先抵京。道中懷念及他。作無幾。廷慎到京。又和之。而其別余後諸篇。則余沉懶弗克和矣。初余二人之滯朱方也。適戶部主事趙君祥夢麟在其家。數來慰勞。間出一卷曰。二公偕朝天。暇中必倡和。請悉書之。卷生幸沾馥焉。二人笑曰。倡和誠有之。然皆信口成者。其可書乎。辭往返數四。竟

委卷去。因携至京。無何。廷慎被命任河南。謂余曰。夢麟且至。胡可以白卷還之。乃各發其草。擇書數十首。其倉卒未和。和而尤鄙淺者不與焉。余詩既不逮廷慎。而字以手拙目昏。故草且大。尚不能終卷。而開河暨舟中二首。命男茂元書。泊頭暨靜海兩章。弟守陞編修書之。廷慎作小楷。始卒皆親筆。無一字潦草。尤足羨也。既而廷慎別去。夢麟至。遂還其卷。易日夢麟復持卷求引其首。余惟詩與書俱露醜矣。而可重之以文耶。固謝之。求不肯已。尋又以公務將南邁。有日。

今晨折簡示曰。連日暑甚。昨夜一雨作新涼。鬱蒸散盡矣。藻思必清。幸為生一抒之。余念夢麟行急。雖微清思。姑為之搦管。時前院榴尚芳。玉簪鳳仙諸卉正菲。盆池荷蓮競爽。皆爛若張錦翠。馥若藝沉箋。無不可愛。後圃柳四周成雲。池水漫槁。茄紫菘韭青匝地。瓠絲瓜刀豆引蔓將拂天。皆詩景也。惜廷慎弗及見。余懶鈍。弗能吐一辭。夢麟肯過我。作數十篇。書此卷中。以掩余拙。亦一奇也。書以邀之。又書以寄廷慎。

祭文五首

祭從姪茂亨文

汝生數歲。吾即趨朝。仕久而返。汝已垂髻。群童逐余。輻湊鱗集。汝獨出群。瑩然玉立。愛汝期汝。撫之誨之。曾未間歲。又朝京師。數載而還。汝冠已久。進趨愼愼。被服襃褱。行修言道。文贍以華。謂當大就。以世吾家。既登鄉闈。與叔偕薦。豈獨吾樂。萬口欣羨。賀筵未撤。宿疾遽興。伏枕索月。我心惻惻。彌留沉綿。竟歸冥漠。輿人且傷。何況汝伯。二旬加六。一女猶稚。天胡忍哉。迫汝早逝。彼天生材。必當成之。秀而不實。焉用苗為。

世謂天道。惟善是福。汝禍而殤。曾何不淑。豈天果吝。閔厥靈竒。汝太貪取。俾神殛之。豈天視人。亦取英彥。旁觀厯詢。汝入其選。百想千慮。祗益痛悲。豈無諸姪。孰與汝齊。茲又朝京。一觴訣汝。老懷如割。血淚成雨。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僉憲文

吾郡慈谿。如鄭東里。君家其間。如馬巷。王氏自曾大考。以來已蟬媯乎青紫。至先公大司空。勲烈其尤卓偉。內外持刑。公有兩弟。競爽未冥。君趾其美。公誠如

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之不可揣。君亦如翠竹碧梧。蔚
鸞停而鵠峙。勤敏攻文。謙和尚禮。鄉書賢能。與國胄
齒。連屈禮闈。乃擢御史。出按南畿。式揚風紀。陟僉憲
於大江之西。聲寢寢乎將起。近入覲於皇朝。俄告終
於旅邱。懿渥洼之駿足。逝驍騰於萬里。倏中道而頓
蹕。孰不隱傷而嘆喟。况世契如余。哀可知矣。念傾蓋
以逮今。僅將及乎兩紀。暨分袂於維揚。猶未踰乎四
禩。遽聞凶音。墮泪如水。薄奠一觴。君其格止。

祭張邵齡文

昔在景泰之始。詔選進士之尤。數僅比乎列宿。榮殆
登乎瀛洲。閱中秘之圖籍。味內厨之醪羞。皆感恩而
厲志。誓晞孔孟而企伊周。顧鄙陋其無匹。幸吾兄其
與儔。談宇宙之奧理。講皇王之大猷。同斧藻其辭語。
並圭璧其操修。聲若埙篪。鼓鈺之交應。氣若磁針。珀
芥之相投。真異姓之兄弟。小四海而邇千秋。間何闊
兮七載。復聯轡於皇州。兄南宮而弟東觀。勉德業其
齊優。羨吾兄之逸足。遂高馳而遐驅。丘晉始登浙西之
太守。終冠江右之諸侯。富教與文。否媿美。蕃宣期申。

甫駢休。愧蹇步之局促。竟歲月其悠悠。僅遷長乎王
署。遽抱哀而居憂。蒙遠垂乎賻祭。方感念而未休。遽
傳聞乎凶訃。腸百裂而涕橫流。欲撫棺與臨穴。悵道
遠而無由。仰吾兄之才德。匪前賢其孰侔。位尊尊而
勲烈彌盛。將入輔乎宸旒。為酒醴之麴蘖。作巨川之
方舟。澤靡遠而弗被。名終古其長留。胡茲事之難必。
竟在外而殂幽。壽止乎五旬。加四。若中道而摧輓。信
蒼生之無福。亦天道之有尤。肆輿人皆為之悼嘆。弟
其能忘乎悲愁。雖墓草之已宿。尚梁月之不收。盼蜀
歆否。

祭錢克明文

昔子方冠。誤景余風。涉三江與九壩。越數百里而來
從。質秀資敏。志豪氣雄。講道懋德。再踰春冬。曄然丹
鳳之方毳。瑩然白璧之既礪。逝將凌雲霄而薦郊廟。
豈燕雀瓦礫之能同。胡屢挫於鄉論。七舉而名始登。
于天府之中。又久淹于璧水。五戰始得雋於南宮。孰
不謂始之鈍者。終必利前之塞者。後必通。何期一命

之未受。奄罹疾而告終。嗟子材器。內之可秉要而持。重外之可剗繁而折衝。曾弗獲暫庸少試。遽盡付之空空。嗟子德行。居常貞介而鄙流俗。動必詳慎而慮始終。既孝且弟。又信以忠。宜永亨乎千福。反備膺乎百凶。走奔南北。疾病困窮。不延厥嗣。竟天其躬。神奚為而昧昧。天曷故而夢夢。吾為之痛心疾首。潛老淚之沾胸。因吾弟之南邁。托旅櫬於孤蓬。庶道途之安裕。免孤寡之驚沖。陳一觴以祖奠。言有盡而痛無窮也。

祭楊時望文

師之所存。無長無少。古有是言。世罕能蹈。君長於余。道固相似。胡為吾從。強以師禮。吾不敢師。而幸友之。麗澤交益。卅載于茲。君體頌而豐。容肅而靜。學欲貫乎天人。志欲希乎賢聖。造次不離乎誠。跬步必由乎正。聞惡人若己仇。視民瘼為己病。皎皎乎潔廉之名。廩廩乎循良之政。是宜高位普施。壽考終命。胡僅踰乎六旬。而竟止于一令。士庶賓客。同唏共吁。何況余子余弟。又况於余。慟不自知。哀何有極。薄奠椒漿。庶

檢文部錄餘錄卷六

幾來格

